

社會發展推行制度家庭教育與意識

岑士麟

家庭教育重要性

工業社會結構的變動，已連帶影響了家庭結構產生變化，發揮家庭中重要功能之一的家庭教育，也從而發生很多轉變。因為家庭的組成分子，隨着社會的工業化而有疏離的傾向，通常核心家庭父母均須投身於工業，日鮮暇晷，將子女的家庭教育責任，自孩提起，幾全部託諸托兒所幼稚園或學校，於是親子關係趨於淡薄，使兒童的社會化過程喪失慈愛溫暖的薰沐，易於引起其稚幼心理轉為偏向，影響其健全人格的成長，及其畢生的正常行為發展，以致大多導致各種社會問題。為矯正此種工業化的一大流弊，所以時人對於家庭教育的講求與強化，絕端重視，並肯定學校教育需要結合家庭教育實施。如果兒童在家庭中獲得父母家人的良好教育陶冶，則學校教育才能配合施展，相得益彰，可以祛除工業化引起的流弊。易言之，工業社會的病態，如青少年問題、成人行為背離規範滋生不良風氣問題、犯罪問題、和社會秩序騷亂問題等，若所有人從孩提起曾接受適應社會需要重視倫理道德的家庭教育，這些問題便自然減少。因之，一般人強調倫理道德的恢弘與發揚，社會正常秩序的維持，須自每個家庭分子的健全奠其基礎，且賴推行完善的家

庭教育為關鍵。

家庭教育目標

家庭教育的目的，在培育人的人格發展，使其符合社會規範的標準、和諧人際關係、維繫社會倫常秩序、共謀人類社會生活的福祉和進步。故家庭教育的臧否，足以顯示社會文化的高下，亦有人稱之不會生活教育，旨在塑造每個人的行為活動模式。一般由家庭中父母的日常生活行為形成。其方式常出之無形的潛移默化，及具體的扶翼教導，使為人子女，自幼習得一言一行的法則及認知權利義務的區別。近代教育理論家研究家庭教育在制度上分性教育與生活教育兩大類，前者便是教人明瞭本身之所由來、謹慎言行擇交、善自保健養身及珍惜名譽生命，以維持人的存在價值，必須參與社會生活有所獻替。後者便是欲參與社會生活，應知本身的責任，在為個人與眾人追求真善美的滿足。至低限度基本條件，要瞭解權利義務以力求與生活環境調適。為達到此諸目的，在實體生活上需要與人合作互助，既須奠定倫理關係，復須維護公共道德、端正行為秩序、約束舉止活動。這些生活模式，為人類公認其具有共同需要的價值，乃積久成習，形成一種自然產生的家庭教育制度，由家庭中一代傳至

一代，使人類社會藉此共同綿延生存不絕。關於家庭分子應享的權利及應盡的義務，對於負責擔任家庭教育者十分重要的事項，除前述生活模式為確定的義務而外，據德國社會學家魏爾泰(P. E. Welty)氏分析人類自然權利凡六：(1)獲得生活需要的資料，(2)致力於內在的與外在的生活上滿足，(3)有自行負責善盡義務的權利，(4)有與他人共同生活的權利，(5)有成立家庭及養育子女的權利，(6)有獲得、占有、與使用自有財產的權利。以上六種自然權利，為期有意識的予以適度節制與協調整合，復確定基本權利凡六：(1)擁有維持生活的能力；(2)需要保護，既不受侵害，亦不侵害他人；(3)力求生活的美好完備與素質的提高；(4)人格尊嚴應受尊重；(5)促成下一代同樣獲得生活而不虞匱乏；(6)避免匱乏憂患，有求助於人的權利。這些權利義務界限的分析與精義，筆者認為其為家庭教育制度中生活教育的基礎，任何家庭不論屬於何種階層，都須以此為圭臬，教育子女，使其在社會上立足。倘一反乎此，則家庭教育廢弛不張，義理莫辨。就影響個人而言，足使人格解組，就影響家庭而言，所造就的子女往往不明法紀，引發社會問題叢生。

但權利義務的分辨，及倫理道德的伸張，僅在說明家庭生活教育制度採取的重點而已，更為重要

的是規劃具體的生活規範法度，使人在行為活動中予以實踐，習以為常，依此表現於日常生活衣食住行有樂作息之中，均能循規蹈矩、有禮貌、有節制、自我約束、遵崇法紀，形成一種生活的制度。此種規劃的生活規範法度，實是為產生的制度，謂之法紀或法治亦無不可，但毋須由政府頒布公法予以強制，在本文內擬稱之謂制度化的家庭教育。

制度化家庭教育模式

所謂制度化家庭教育，旨在提出若干生活行為活動方式，必須着眼於符合社會需要、提高人的品德，要求律己修身，有利社會國家，在家庭中養成習慣。為期篤踐實履，應不務教條空論，懸得過高而不能實現。凡此制度，期能在任何家庭中人人可行，簡單淺顯而寓意深遠，可以導致國民生活言行不獨納於正常，以補充法律之不足，而且能提昇國民文化的水準，充實國民生活的素質。這種方式，係為大於小，取經用常，可見微知著，觸類旁通，影響長久，奏效甚宏。試就日常生活舉例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自戰敗廢墟中兀然崛起的東方日本及西方德國，素以崇尚法治著名，兩國重視家庭教育，法定父母有對子女施教、懲戒、與指揮服務的權利與義務。施教旨在輔育子女日常生活行為與灌輸道德思想，所有家庭父母悉有教育子女具備完善人格符合社會需要的義務。懲戒旨在糾正子女行為的不當，但不得殘酷毆打凌虐或出以任意自由，而須本於子女健全發展之原則，且須不致引起父母間發生歧見，以免因懲戒子女而導致家庭的不和與破

裂，若懲戒過當足以影響子女身心的健全發展者，亦為法所不容。至於指揮服務則旨在要求子女學會自行謀生能力和善盡孝道報答父母對其供養教育保護，及養成其善與人處以促進人際間互助合作。以上家庭中權利義務的貫徹，常以呆板小節要求每個人在孩提時期養成習慣。如日本兒童晨起上學時，不論家中父母早已上班，離家必對大門高聲呼再見，放學回家必呼回家來了，俾鄰居明瞭其是否在家，予以必要時照應，早晚初見家人必請安，即路上遇生人必喊早安，拾物必送遺物招領處，不踐草地、不折花木、講話不高聲、坐立端正姿態、人前不疊膝、食前洗手，勤於沐浴，入室整列鞋履，親自整飾清潔，不得假手傭僕，不苟取予，交接授受均須稱謝，對常見熟人亦執禮甚恭。德國兒童更特別嚴格要求養成勤勞習慣，子女未成年不得外宿，不可獨自進入餐館酒肆舞榭或戲院，集體出入登陸必排隊，不容爭先恐後，滋擾公眾秩序得予適當體罰，或責令其自懲，公共場地不可拋散棄物，甚至公園禁止販售零食，入學違抗老師為大逆不道，子女不肯頂撞家長可向少年法庭申訴代行監護。凡此小節，被社會上公認為家庭教育之制式，常使外國人目擊後即與彼邦不可輕侮及兒童後生可畏的感覺。尤足使我國人自慚決決禮義之邦業已禮失而求諸野，故最近臺北自立晚報連載「臺灣社會心理改造論」長文，指證我國社會壞習氣很深，欲加針砭。筆者以為繫於我國家庭教育應配合改進，攝人之長，補我之短，實屬十分需要。按國人頻年莫不鑒於社會風氣每下愈況，常聞揚重振社會倫理道德及整飭公

衆秩序的重要性，其如大抵偏重理論而奏效不彰，故筆者擬建議今後宜自基層社區發展工作於推行精神倫理建設時，力求採用制式或制度化的家庭教育，輔導社區家庭普遍實施，則平實易行，有其必要。

制度化家庭教育內容

由社區發展推行制度化家庭教育的內容，有關施教於兒童，俾能影響其日常生活行為的，首重責成家長以身作則，實踐政府頒定的「國民生活須知」及「禮儀規範」。又我國古聖先賢的修身格言如朱柏廬「治家格言」等，可採擇其中適用於現代社會需要的部分，或加改纂，廣為宣導，作為家人處事活動的準則。原來社區發展為符合本國國情與適應社會需要所規劃的社區精神倫理建設具體工作項目，如無形建設中的各條（參閱拙著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出版的「如何推展社會建設」書中所列舉），如宣導公共道德及法律知識、宣導排除歧視維持秩序、宣導愛護公物路不拾遺、培養相見問好與早起習慣、矯正社會不良風俗陋習、指導改善家政家計、指導改良清潔衛生、指導美化環境佈置，包括整理室內傢俱、佈置庭院花木、排除通道障礙、不阻公共交通，和提倡體育運動、提倡正當娛樂、經常保持五守（守時守信守法守紀）等，要求社區工作人員利用各種集會活動、媽媽教室、兒童輔導等，或利用標語傳單，擴大宣傳，奉為家庭生活教育的模式，形成為制度。

上述制度化的家庭教育，對社會文化的轉移，恢復我國為禮義之邦，重振社會道德與秩序，有絕大關係，謹此作芻蕘的獻識。（本文作者為大學教授暨社會建設主編）